

台湾丹青武侠作品集

三 又 五 毒

下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丹青武俠作品集

三
聖
萬
毒
(下)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第 十 九 章	血酬知己·····	(631)
第 二 十 章	情付杏溟·····	(657)
第二十一章	痴男怨女·····	(685)
第二十二章	伏虎降龙·····	(712)
第二十三章	重重冤孽·····	(739)
第二十四章	寸寸劫灰·····	(766)
第二十五章	巧得宝剑·····	(794)
第二十六章	玉龙惊变·····	(821)
第二十七章	奇功妙用·····	(849)
第二十八章	可否不战·····	(877)
第二十九章	真相大白·····	(904)
第 三 十 章	破镜重圆·····	(925)

第十九章 血酬知己

珠儿论前长剑，匹链盘赛绕射，虹芒过处。何哼连声，举手之间，易翻了三四人，娇声断喝道：

“还有那一个不怕死的，只管过来卜群赋被她出于一到威势所摄，一个个不由自主领住了脚步。

霍守义闪着一双锐目，盯住法儿打量了好一阵，哼道：

“原来三个老东西果然藏私，连贴身宫女，也习得上乘剑气，这些年来，倒只老夫走下眼了。”脚下一迈，修忽闪闪电向珠儿斯去。

只见人影一幌，霍守义主拿右指一齐次出，“呼”地一亩，直取许儿上中二盘。

珠儿疫反正腕，长剑迫胸该划，斗转，康地向后倒退了一步，剑气统体而生，低限随：

‘学英神姊，紧守室门，小妹自能料理这老喊一’

显见她虽然被逼退了一，却从各厂开了一穿一指，伏着手中多、一叫西长剑，足堪抵挡得注霍守人数十招以上，杨紫英半惊半百，果然退守丹室空门。

霍守义一招落空，脸色激变，汉拿提举手脚，拧身又欺近

一大步，错掌之间，劲风土生，一连又次出两把凌厉绝伦的内家掌力，冷笑道：

“丫头有多大能，居然口出直言”

珠儿问声不响，展开长刘，真力逼于创尖，招式展前，剑头发出一连连嘶民裂帛上声，竟然跟霍守义放手激战起来。

以她的修为，自然不会是霍守义的对手，但她此时又无反顾，招招很恶。只守不攻，一时之间，却勉强支撑住未曾触。

丹定之前，人影门侃，激战正烈，然而，丹室之中，却仍然沉寂如死，不闻半点户明。

万门侵如蜗步，珠儿奋命奋就，容易大讨了二上。

上。力道已显然不一千一峰被逐遇到室门趺。

标签笑看得心惊胆裂，后算少“高三至吩咐的”

问，仍有大半个时亏，计人叭王阿。对小平大洋么长久了。

她突然一核心，何文：具看看村为一卜生只空。”

如协珠动会命一桥。先死在丹室门外。

这古丕一地化中石人电光般闪。正朽业翻出手。据可望。突尼雷守义开管区抡逆挥，决如迅雷，一只下交广撩开殊地长剑，右手赂指造点；相促穿透到幕、珠儿任踪了一盖，机价情打个冬暖，一大。手长直心人也冲问叙以。

历素菜大吃一惊，来回事出台保、已经久不久治n。生闻霍1人仰天发出一声震耳穴元择手叱道；“冲进去，取得治碱

首级的，货千金，晋升息管！”

群城邦彦门狂，挥刀抢刘向丹室门前疾冲了过未。

杨紫央权利单人只翅，明知万难阻挡贩众围攻，赶紧性循江定门之前，百忙中忽然融于碰到中那只象牙小盒。

她这时又大一闪。飞讨道。这只金子是霍剑飞逼着韦他公子面呈三位离主，盒中必定放的歹责之物。

心念及此，赋众已呼啸而至。杨紫某银牙一挫，择手从怀里掏出小盒，也不管盒里是什么东西，扬手便向孩众飞掷了过去。

当先一莅报俄见抛掷出一伯晃晃的东西，只说是暗器，挥对一砸，不料钢刀砍在金上，“唉”地一声轻响贸企益应手碎裂，却从盒中飞溅出许多碧绿色的液对。

那些波什院空飞洒，利时间浓烟四起，焦臭之气弥漫，二是被沾上一滴汁液成。不修则连古，五十余艺短党。爱时有一大半抛了兵对，吨巨抱头？乱一二。不过顷刻光是。

竟被毒死了三十八。

二产流落地面，坚硬的花冈石也冒起一阵白烟。于匆断这一来。不但贼众惊惶后退，连行紫英也目瞪口呆才又金中所应，竟是如此歹毒的烈性差计？

霍守义勃然大怒，柏油一科、扬革向紫英外出一段成饮一绝伦的掌民。

紫芙正被毒对所惊。作不及防。肩头上被掌力扫中，又感

一阵年折骨胶利库，党登倒退两岁“痉”地一声，背心正播在丹主扉上。

玉门应声而开，总的、一条子管从疾修过来，恰好托住了她的身了。轻轻将她放年地上一。

七紫英内聪已被震得，强忍痛楚王夫一望，那人却是书论。

她一时又惊、又喜、又急、又慰。只叫得一声。“韦公子一”以下的诗词到很过。未及出口，便昏了过去。

韦松暗以一声。举步跨出室门，反手将门扉拖上。

霍守义仅看见亚门撞开。跨出来一个人，原当是三呈现身。情不自禁倒退了两步，及待定神认出意是书社，心里不禁一跳。

沈签原来这时的韦松。神采飞扬。目蕴炯炯神光，已和初来三至乌时的文弱之态，大不相同了。

韦松背向丹室门扉，首先壁乔下扶起珠儿，一试航养，知她已被寒阴手法点断了“大泉”生大，创眉党时一良，扬起头来，冷冷瞥了霍守义眼，问道。

“是你下的毒手？”

霍守义他眼中杀机涌现，竟不知不觉又退了一步，强自秦望这；

漠“他犯上抗拒老夫，罪在不放！”

韦松点了与头，转而却对那每件下也得殊命的十余名颗名

叫声说道：

“你们听见了吗？犯上抗拒之八，罪在不赦，我想，你心灵不知世代沐岛主大恩主人，今日受姓霍的蛊惑，迫于建我，才做出这种忘恩负义逆天犯上的恶行，岛主圣恩广被，荷千一线悔改之机，还是不快奔刀跟农天恩，真要临死不悟马？”

那十余名叛党听了这话面面相觑，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巴霍守义却勃然忽冷。

“韦松小辈，你算什么东西？竟敢大言不惭，欧回博诺夫亲信”

韦松对他的叫嚷，仿佛全未听见，仍然缓缓对赋党们受。

“反法归真，回头是岸，你们都有妻儿父母，久居岛，今日附从乱党，肩负叛恶上名，十年百年之后，拿什么而在九泉之下，会见你们的祖先父母”

这番话犹说完，其中已有三数个无良未灭的惊然醒悟，当当各自抛了手中刀剑，疾奔过来，扑跪在丹室门外！

霍守义一见，怒火上冲，猛地一声大喝，扬手一掌便向那几名变节叛党易了过去。

他掌力方起，韦松“嘿”地一声冷笑，身形一闪，早已横身挡在空门之前，沉腕曲肘，双革一翻，遥遥一掌区推而出。

掌力一触之下，狂风激顺，叶或横流，“蓬”地一声震天大响，韦松肩头微微一幌，霍守义却向后后退了两步。

霍守义骇然大惊，河机韦松，却见池气定神闲，昂然挺立

如故，分明毫无损伤。

这一来，他不禁吓得出了一身冷汗。

韦松来到三圣，不过短短三数天时间，从前他纵然练习过武功，既然心脉已断，真与己破，怎会在一夜之间，非但恢复了失去的功力，而且变成了绝世高手？

霍听义显然老奸巨滑，但却无论如何也请不透其中缘故，心忖道：抗算他突然恢复了失去的动力，又怎能跟我放什么苦修相比，方才那掌，必是太大意了。

进对恶意随起，矮身错车，臂半提，施展“送天大法”，将毕生修为力道，扫数运集在双掌之三。拧声道：“小辈，你敢跟老夫再排三掌吗？”

韦松晒然笑道：

“便是三百掌，在下也不惧。”

霍守义突然吐气开声，断喝一声：

“奸！小辈接掌！”

双掌子胸向外疾翻，倏伸修编，连推三次，双脚一顿，两只脚深、已深深陷入地中半十左右。

韦松未见蓄势提气，只是轻声冷哼，掌心疾苦年又驰电，也是平胸推送三次，双脚向下激流，只在地面上留下两个清晰的脚印。

两人瞬之间对讯三拿，既无劲；爆空声响，也未见拿识冲天坦荡，然而，三拿一过。霍守人突然大叫一声。张口导出一

大口鲜血，拿柱不稳，查登三浪船直退出一支以外一尖子一陝少生在地上。

直到这候，空一之二层发出“蓬蓬蓬”三吉王巨狂风停飞想奋，那十余名赋党站在六尺以外、也女劲大扫得东到西亚。变光了一地。

韦议国注一大外重访词地的霍守义，眼光炯炯有加利夫二七动不动在过了半盏热茶之久、方呼出一口气，七步它地走去。

霍守义而如金纸，全身已看不出一丝血色，声控走近据可挺身从地上跃起，路跟光踟又退了四五步，作夕区遥指韦松。喘息地道：

十说如华从何习得‘逆天大法’”

韦议距他工尺处停。子静地答道：

“你已死在眼前，就让厂效个明白定把，你以前猪丁得了错，三位老菩萨自从十八年前一气之下，真气闭塞，功力上失，不得不忍痛将离上包责重任，村投给你，这些在，三位老人家无时无刻不在握时着你，幸而上天获伯，一直来被你发觉。”

霞夺人听到这里，长以一声。一领头缓缓垂落下去。乍均已开始渗出伯伯鲜还。

韦松继续又说道；“但是，直到昨天夜晚，三位老菩萨得‘近魂丹’之助，穷一。对大，以‘逆天大法’。才将闭塞的穴

造林通。不、过，十八年真气室附。三位老人字的功力，已经大了印机各人能综复从前七成功力了”

霍守人突又扬起头来，骇浪地望着韦松、神情显得十分激动。

韦松嘿吃笑道。

“你且别高兴，三位老菩萨虽然无法统复全部功力，难以制你。但他们却将这旷已难定的厚恩，赐给了区区在下。”

霍守义猛然后喝道；叫事官么样？你怎么们快流：韦极浅谈一笑，道：

“在不承三位老菩萨成全，以道天大会共同为在下续接听会估心依，而且。各分毕生修为内力、转住在下体内责令区复工不，台三圣功力，替老人家们除你这短师取祖。

卑劣天处讷报代，天幸未曾亏负重托，总算也让你伤在汝天神体之下，现在，体阴离了吗？”

雷守人所完这番话，恍然大悟，忽地仰天狂笑道；“天意判无意这真是无意！”

韦松从怀里取出一卷薄薄的书册，抖手展开，又道；“者减，索性再让你看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雷守义一望，脸色顿时胀得一片血红。脱口叫道；“过无私拿，逆天科关！”

书松“刷”地收优科册，含笑瑞人怀中，道；“现在你更用白了吧？可笑作痴心妄想了整整十八角。

这本秘读一直就在王圣言中，何曾故人携离本岛”

霍守义又气及各，倪恨交加、忌地大声叫，双革向自己太阳穴上一台、“噗”他一声，整个先爆裂开来。洒了一地血水，双膝渐渐虚软终于跪倒。

那仅亲的十余名叛贼惊得目瞪口呆，又传惊觉，一声狂叫，纷纷夺路如飞向宫外逃去。

韦松并没有拦阻他们，只是略带惋惜地向霍守义尸体须首低语道：

“一念贪婪，落得如此下场，总算你临死且语前非，终于向三圣宫下跪求恕了。”

他衷心本甚仁厚，目现霍守义以绝世高手，竟落得尸骨不全，不禁代他深感不值，怅然良久，天色已漆黑得伸手难辨五指。

忽然，一阵喧闹的人声由远而近，一列火把急急穿过宫门，飞一般从后富奔来。

韦松扬眉旋过身子，昂然挺立而待，刹时，一大群蓝在汉子，高擎火把灯珠峰涌而至。

那群八个个衣衫碎裂，神色慌张，有的拿着锄头，有的举着柴刀，也有极少数悬着刀鞘，手里却没有兵刀。

大伙儿高举火把，见霍守义已死，齐声欢呼起来，为首一今年约六旬蓝抱老人激动异常，众跪伏在丹室门外，喜极而泣，向书很诉说道：

“咱们都是离主的子民，不随霍家父子反叛，被他们毆辱囚禁在牢里，方才叛贼们风传事败，咱们才破车出来，少使大恩，三圣岛民永志不忘！”

韦松苦笑道：

“各应快起来，在下也是你获乌兰天高地厚之恩、才得侥幸除此短赋，现在不是叙利的时候，就烦你们分头收拾掩埋死尸，派人把守住前后富门，霍守人员死，还有他儿子雷剑飞来只，疯防他反噬偷它问。”

蓝施老人叩头爬起，道：

“少使只管放心，凡事自有小老几分派，小老地姓李冬无标，乃是李二的叔父。”

韦松“啊”了一声，当下将各事委托了李元栋，自己急急周到丹定，推开空门，只见村柴英仰面昏倒在门后，远处壁角编整之上，盘股坐着三个面容枯槁的老人，正是编农三至紫。”

韦松轻轻捷上房门，失塞了一粒“返魂丹”在杨紫英口中，暂时仍让她简躺在门后，自己却轻轻走到锦垫之前，屈膝跪倒。

三圣缓缓睁开眼帘，望了韦松一眼，三张推怀枯枫的脸上，缓缓浮现一抹浅浅笑容，省圣嘴唇激动。轻声问道；“哪叛徒怎样了？”

来松道：

“晚辈将他震伤，看见秘箴之后，他已经董恨自碎太阳穴

而死”

二圣耸耸肩头，道：

“便宜了那亡牲。”

韦松双手捧着那份“逆天秘筹”，送到三圣而前，三位老人脸色同时一动，异口同声道：

收下！咱们已成了三个老废物，还要那劳什干则甚？”

丰松道：

华蒙赐绝世功力，续接心脉，重获武功，受益已多，控册秘象万不敢再取。”

首圣正色说道：

“咱们替你续接心脉，乃是偿还你那三拉近晓丹，波投向力，乃是要你代厂叛徒。方才咱们内心枯竭，行将就本，又耗去你三粒灵丹。这半部秘家，恰好抵消欠情，你一定要还给咱们，难道再要咱们还你三粒灵丹不成。”

韦松市容道：

“三位老前辈再造之恩，巴辈且价身难很，获此不发专线，正苦酬供无门，老菩萨留下秘筹，可以籍以教诲三岛弟子，晚辈安能贪得无厌，致招天连。”

王圣摇头道：

“真是商焕之见，一报一供，两不吃亏，咱们干生不欠人情。你不必再说废话了。”

正在这时候，室外突然响起一连叩环之声。

韦松霍地立起。沉声问道：

“是谁？”

门外传来焦急的声音道：

“韦少使，请出来，李元标有急事 LU 陈。”

韦极端好了那册“逆天记余”，闪身出了丹室。

片刻之后，韦松重四宝中，脸色巨变得十分凝重，屈膝跪道：

“晚辈原承三位老菩萨大恩，本当留待三位老前辈复原之后才走，无奈蓝姑娘现身陷险境，万难耽误，八项立即验教，现在就需拜别。”

三圣置然惊问道：

“蓝丫头怎么样了肝，”“适得消息，霍家父子报官之时，蓝姑娘正说越回离京，据说看似负了很重的内伤。霍只使作迎辽，竟将她禁制在实上，后来闯得其父事政丧命，便率领十余死党，将蓝姑娘摇并冰”

三至听了。神色齐文，道。

“他将正：捞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韦松道。

“现在尚难确知，不过，据称霍创一角去时，曾带了数天‘于粮和大批同物，虽可能是逃往中原去了”

首圣黯然叹道：

蓝丫头真是多灾多难；此地事情已了你不必再顾我们；快些追去。总要设法救她回来。

二圣接口道：“那册秘家，本是她父亲之物，你带在身边，要是追上，就给了她吧，这秘塞共河上下二册，上册不知失散在何处，如能寻获上册，力就地继承她父亲一身技艺。”

韦极唯唯受教，一面命李元标立即各船，一面急急救醒扬紫英，暗地又给了她三粒“返魂形”道：“三位老菩萨为了给我疲力、精差枯竭，我虽然已经是老过三拉丹药，现因急于迫任霍剑飞，不能亲待他们复原，假如一时不能赶回来，这三粒灵丹，烦姑娘年我呈献，务必要求三位老人家民用，否则，机在万里之外，我也唯以心安。”

杨紫英十分难过地点点头，道。

“丰公子。你能不能也回了境子；同去摆甘蓝姑娘呢？”

决船乘风鼓浪，向西疾 第二天，天色方亮，韦松便爬上航楼，抗日向海面上细期搜寻，整整一天，除了三教偶尔低回栖息水面的海鸥，海上一片茫茫，并不见任何船只。

第三天正午，霍剑飞没有追到，船却驶抵一处海岸。

移舟泊岸，一打听，已到了象山县属钱白镇境，韦松暗馆跌足付道：那霍剑飞狡诈奸滑，若被他选入中土，天下立大，何处不可藏身，再想从茫茫人海中寻他，希望就更加沙平了。

思忖再三，便问那驾舟的王圣岛水手道：

“霍剑平达来中土，必须寻找落脚的地方，你们间道他可能先向那个方向去吗？”

那些水手面面相觑，都摇头答道：“三子岛向不与中原性

还，小的们实在猜不出他会逃向何处？”

韦松长叹道。

“中土幅员广阔，纵横数万里，这么看起来，要追他实很困难了一”

水手之中，有一个年纪较大的舵手忽然接口道：“少快门起，小的料想到一处可供追查的地方，咱们三岛虽不与中土往还，有时却仍有沿海渔民，前来岛侧捕鱼或农些施舍，因此，沿海渔民，鲜有不知蓝衣三岛的，其中龙川三盘洋附近渔民最多，霍剑飞初抵中土，最先登岸之处，大约总在工企洋左近的可能性最大。”

韦松心中一动，道。

“唔；这活十分有理。想我此次前往游在三岛，便是在海宁宽的船只，那船上水手不仅熟悉三岛规例。而且随时准备有益言，这就是证明。”

当了签算达程，若是乘船绕过舟山，反而缓慢，不如台开登岸，穿越天台，四明，从会稽山往杭试，正好可以截住钱嘈江来部，沿途多山，可以尽量施展快速身法赶路，也许反能早些赶到。

订定主意，当下便遣发原部仍回三圣，临行好水手们道；

“回去之后，代我归根三位老菩萨、无论天涯海角，辛松誓要寻到蓝如冰姑娘，将她送回三至马来”